

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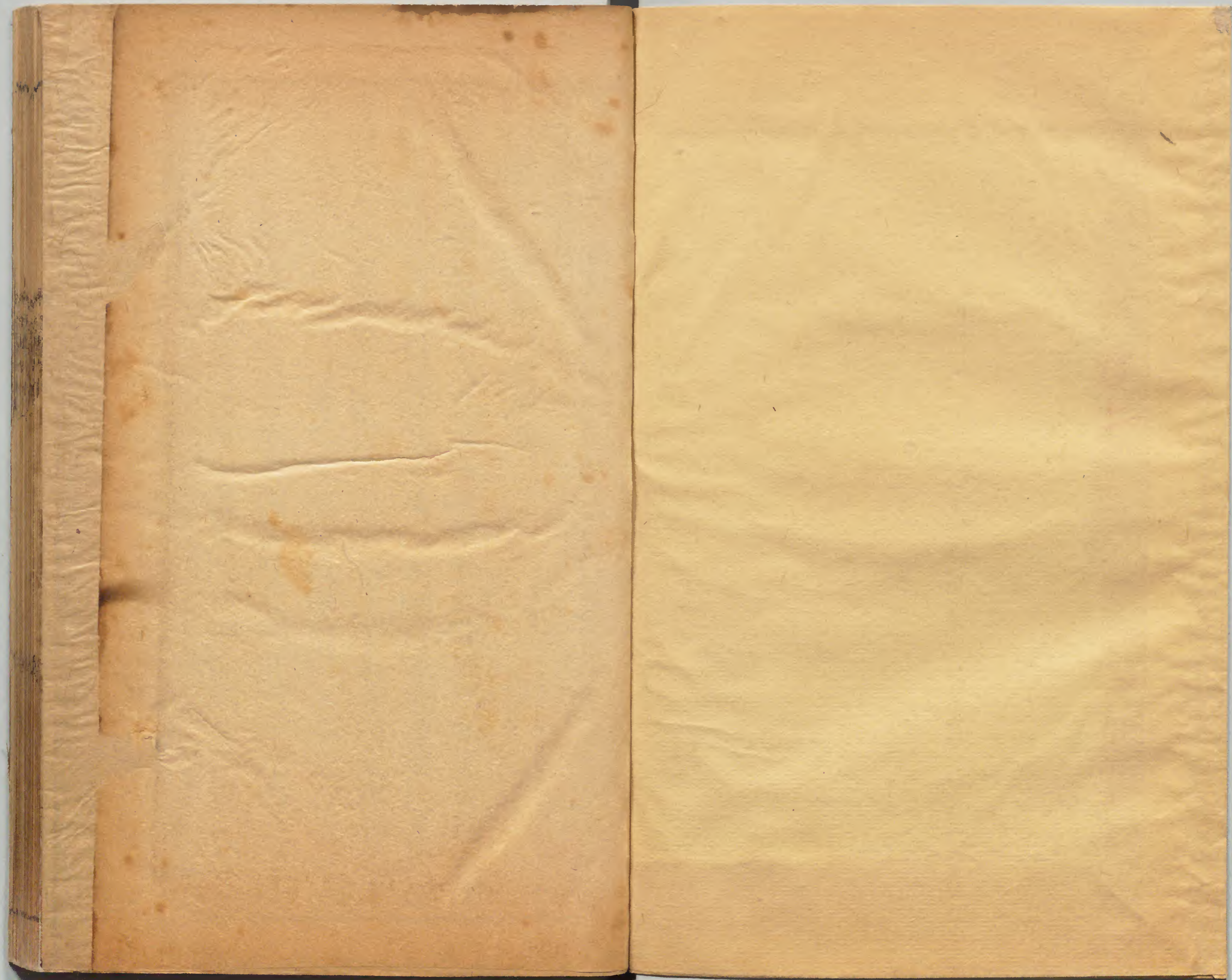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八	三四〇	二一三〇	漢書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八	三四〇	二一三〇	漢書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79)		
函 號	282	2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漢草文庫

氏書館印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若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台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

及右別長

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鱗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冤首倫秀旣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樂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

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杖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轉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畱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卽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恃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宜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器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將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

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鷹門太守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大保衛璠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與妻秀卽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冠軍將軍與陸機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諂事黃門孟玖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顯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顯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

顓令奉帝還洛約與顓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顓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顓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顓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顓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顓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顓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顓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

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卽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旣而與播及帝舅王延一作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叅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

爲參軍罔誅長沙王又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
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爲又所任重終不爲人
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
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
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
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
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又以討后
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
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顥軍遂進又既屢敗乃使商間行
齊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
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
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
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顥知
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
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
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
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顥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
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牖城入宮
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
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
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
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

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
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
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
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
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
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
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
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
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
時長沙王又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
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

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當
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
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尙欲揚威西土召隴西
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伐輔輔與
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
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
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
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
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
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
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
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

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逖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爲別駕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祇以名義貶含中丞傳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

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

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

所目見也一作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

之朝旣葬不除藩國之喪旣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貴引尊

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

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

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

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旣葬而除旣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

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

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旣葬不敢不

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

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旣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

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過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尙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踈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

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與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郎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顥誅夏侯爽送齊王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王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

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叅齊王冏軍事而夏侯爽兄在冏府稱爽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驥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驥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顥矯稱受密詔顥卽夜見之乃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顥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又冏使權歸於顥含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顥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顥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顥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顥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又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顥累遷兼鎮武將軍永寧中顥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又所殺顥及成都王穎復表討又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旣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

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又送千金鄴城方使郅輔取又
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顥加
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顥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
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暉夜襲巳願巳願等奔方乃入洛陽暉於
廣陽門迎方面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
鄴還洛方遣息罷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
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薄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
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
洛旣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畱意議欲西遷
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
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
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

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閤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幟方奉帝至
弘農顥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
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
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距虓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
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顥聞
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
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顥叅軍畢垣
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顥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
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其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
之顥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
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
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顥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顥曰

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顛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顛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顛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浚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叅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大傅東海王越叅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叅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叅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尅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顛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

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趙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紛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弟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

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遊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

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
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葢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
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螭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
形欵奮豐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
水窟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
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
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
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後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
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
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
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
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
漫忽班班而成童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
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先
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
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繼璆聿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
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
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
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時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
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
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
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
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

輔除琳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琳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
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緄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
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讓軍趙允等糾合義衆
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緄手擒賊帥
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琳還侍中太
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尙書右僕
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
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
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傳弼朕躬其授
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
琳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
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
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緄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
將趙染染仗其累其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緄戰大敗之染
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錄尙書承制行事劉曜復
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
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
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趙允欲挾天子趙保
緄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之採梠
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
帝問緄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緄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
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
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着取陵中物不能減
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

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琳與趙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趙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于曜琳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琳以車騎儀同萬戶部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琳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願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三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

潤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獯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懋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實賴羣公鼎圖福始懋遂凶終

晉書六十 列傳第三十 終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

西川中興
氏書

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闡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惲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梯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旣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卽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旣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頊嵩謨頊嗣爵別有傳

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
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
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
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
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
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
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
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喪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
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
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
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疑以扇和減罪
除名時頴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
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
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
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
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
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助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
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
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籍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
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
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

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一作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旣害顓而使入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時謨爲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

啓以叅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與選曹
重蒙寵授忝位師傳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持隆加以鄙族結
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
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顛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
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
聖聰神武故能推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
不遺取顛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
卞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
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况顛忠以衛主身
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
言不知顛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
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
重表然後追贈顛官謨歷少府卅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
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
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
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遷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
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
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陳珍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
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
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
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
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

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之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之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

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
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
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
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
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
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
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
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
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
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

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
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
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
叅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
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
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
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
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
單車一作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
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

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一作都督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且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讐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叅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起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震赫然梟斬藩彘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

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嵇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
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
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
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
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
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
勉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疑白事李暉陳
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
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
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
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
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
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
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
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
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疑追至東
山部衆皆降疑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
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
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
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已尚書何綏中書令
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
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
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比隔方貢垂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
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

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
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
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
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
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卽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
郎劉權齎詔救浚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
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
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
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
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
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賢害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
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宜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
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
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
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
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
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
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
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聞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
大構疑嫌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
楊瑁爲兖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
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
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
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

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率群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兖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

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
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
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
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一作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敎命
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
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
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
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
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
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旣而帝承制改易長
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
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
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
常快快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
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
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旣而遇赦悝攜之
出首帝嘉而有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
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
吳之後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
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
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
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

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
加敬於紹罔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
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
遷御史中丞罔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
奏劾艾罪覺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
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
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
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
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
惡河間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
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
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
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
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
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賤曰適承范
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
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
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
織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問親曲直旣均
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
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
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
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

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因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奉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且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

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又始安太守又子成丹楊尹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大其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踰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費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馥亦勤
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威名克舉
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
才爲相國叅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
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
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
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叅管朝政京師
人事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
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
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
倫子羣卽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羣爲皇

文行別張

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爲相國叅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叅管朝政京師人事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羣卽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羣爲皇

太子琨爲琴簷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
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
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
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
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
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
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
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
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
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呂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
安以勲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
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
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
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
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
動足過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
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
耕牛旣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
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
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
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
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
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

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暮流入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逆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東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充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

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祐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禮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獻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

駑下丘山之覺已彰毫釐之效未苦有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入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勦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峭函無

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舍
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
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
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
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
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
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隙
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
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
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
馳寇庭秋穀旣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
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
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
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
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
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
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
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平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
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
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
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
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
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一作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

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
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
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
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
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荅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
猥當隆極此孤之至一作志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弈世之寵極人臣
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
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
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將督唾血載書檄諸方
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
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
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虜匹磾
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
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
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
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
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齊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
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一本多而字忘義也匹磾雅重
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
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
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
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
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
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翰寫至

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
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
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
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王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
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
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一作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
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
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
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旣忠於晉室素有
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薛閭嵩與琨所署
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
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薛閭嵩及其徒
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
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
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歎歎不能自勝匹磾遂
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
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
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
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
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
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
之勲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

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朴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墮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忘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遂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遜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

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
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
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
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
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
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鄙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
軀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
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
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
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
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
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
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
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
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
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
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
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愍聖之隆中興之緒
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
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
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
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
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

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未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萼萼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禮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

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為惡日滋輒用苟晞為兖州
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
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
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與兄弟敢
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與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
賜絹五千匹越之敗與與之俱奔河北越既鎮鄴以與為征虜將
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臆也近則汚人及
至越疑而御之與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
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
應機辯畫越傾膝一作膠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與為上佐
賓客滿筵文案盈機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
皆人人懽懽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欵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

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
延等皆輿論一作謀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
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
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
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

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闕襲爵太傅東
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
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
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眾七千人為石勒所攻
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
於邵續段鸞駑救之季龍走隨鸞屯厭次被害弟胤為琨引一作領

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
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爲季龍
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
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
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
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
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
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贖貧乏鄉黨宗親一作親族以是重
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僞
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

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
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
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辟齊
王問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
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
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
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
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
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
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
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尉問之曰比復南

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請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執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旣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

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爲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一本多桃字豹宵遯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戎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方相攻擊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賤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琅一作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巳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

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逃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逃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逃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眾築壘未成而逃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册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逃弟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

逃兒納

納字子善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

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一作高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強不息也況國史明

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
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
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
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
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
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
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土之性抑
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
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
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
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
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
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
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
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
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旦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
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
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頴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
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
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
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
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

后流亡遞縈居莛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
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
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
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豐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蹶汾晉契闊獯
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風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
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終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續素有志烈博覽
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叅軍穎將討長沙王又
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
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晞叅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
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
以續子又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
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又爲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
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
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

魏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魏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又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鳩救續文鳩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鳩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鳩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鳩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疑丞相侵掠疑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鳩屯濟南黃巾因以逼疑疑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

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緩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

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鳩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廻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無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擄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叅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郤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接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晉相鄭惡鳥不鳴凶胡吳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敎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旣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使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遂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

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侯者告有兵至粲特其衆不以爲虞旣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卒衆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安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念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

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
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
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肉何不歸命矩以示誦
誦曰晉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
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
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
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遣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忿
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
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
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眾而歸矩待其
妻子如初劉岳救以外援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
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眾南走將歸朝廷眾皆道亡惟郭
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
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
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
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
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
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
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鳩從弟末
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
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鳩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
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

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
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鳩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
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
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侯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
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
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
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一作身薊奔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
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
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
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
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
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
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
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鳩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
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鳩以其親兵數
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鳩登城臨見欲出擊
之匹磾不許文鳩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
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
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我狄久望共同
天下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鳩罵曰汝爲寇虐久應
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
戰槩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鳩文
鳩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

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欵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帶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鳩亦遇鳩而字多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杆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儁卽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諺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史河間王顥敗亂之後一作以爲武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一作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

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卽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斃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旣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

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忿戰敗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叅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還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爲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邳鑿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名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賢一作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卽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叅佐張滿等輕默俛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

一器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
煥所殺孔焯女爲妻焯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
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
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
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旣懷恨便率其徒侯且門開襲胤
胤將吏欲距默默啣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
內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取出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
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寶還
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
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
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于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
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日率
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
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圍之數重侃
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
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卽斬于
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
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
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
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
拔迹危亡叅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
匹礪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
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礪之取戮世

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礪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審美人
城陽懷王中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賈才
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
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
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
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
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又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
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魏山世圖
氏圖開

秦獻王東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十
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
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
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日性仁訥
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
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
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旣痛舅氏覆
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
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
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
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

嗣懷帝崩鄴入篡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
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
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
王允子迪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
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
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
詔遂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
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旣有篡一作逆志允陰知之稱疾

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興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鬪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

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旣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問土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泊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誅禮追贈司徒問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二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

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
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
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
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
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
籥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
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
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
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
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
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

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顛顛之望覃兄
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詔大將軍穎及羣
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
間王顥脇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
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
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
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侯任城呂雍度支
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
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
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
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
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

荀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十七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
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
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
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
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
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
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
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
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
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
沖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哀初
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
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
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
位遂定更封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
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
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
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察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川庾懌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卽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卽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旣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卽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卽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璉散騎常侍璉以梁王隨晞晞旣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

年踰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
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
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剋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
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踰三子綜璉遵以遵嗣追
贈綜給事中璉散騎郎十二年追復踰武陵國綜璉各復其官璉
還繼梁國

梁王璉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踰俱廢薨子穌
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
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
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
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裕
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
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問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
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
及踰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
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
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
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
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
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
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
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

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朦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其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而三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鬘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旣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僿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甗以壺甗爲差則祝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旣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

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卽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

卽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記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卽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幸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叅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

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

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且爽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姑作姑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美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侯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

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誠僉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

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表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潛竊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債累億又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

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爽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姍屬類傾重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琨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寤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寤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茲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

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
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
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
然詔元顯甲杖百人人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
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
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
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旣而道
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
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謙桓以下諸貴
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
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
堪命天下苦之矣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
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
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下
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
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
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
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
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
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
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
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
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無

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戕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天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旣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居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

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佐僚文武卽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

是公私置之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大未靜亂禍

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未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修之復爲嗣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晉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

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
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
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華一作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
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沈淪於
塗炭嗚呼連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
賢任惟元輔耽荒翹彙信惑讒謖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
始則焚倫攸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叟之年受棟梁之寄專
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克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
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輔者也列代之
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懷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
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 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
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